

Evolving Forms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19Oct2019

冲突和暴力的新时代

自 75 年前联合国成立以来，冲突和暴力的性质已发生重大变化。冲突的杀伤力减少，但时间更长，而且更经常发生在国内团体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杀人案越来越频繁，而基于性别的袭击正在增加。

另外，技术进步已使得机器人、无人机和直播、网络袭击、勒索软件和数据黑客的武器化。与此同时，国际合作正处于紧张状态，削弱了预防和解决各种形式的冲突和暴力的全球潜力。

根深蒂固的冲突

从全球来看，战争死亡的绝对人数自 1946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然而，冲突和暴力目前正在上升，当今大多数冲突发生在派系民兵、犯罪分子和国际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者之间。尚未解决的区域紧张局势、法治崩溃、缺乏或笼络建立的国家机构、非法经济收益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资源稀缺，已成为造成冲突的主要因素。

2016 年，更多国家经历的暴力冲突是近 30 年来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冲突正变得更加零散，例如，自冲突爆发以来，参与叙利亚内战的武装团体的数量已从仅有的 8 个激增到数千个。此外，当今的冲突难以传统形式解决，使冲突变得更持久、更致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冲突的区域化，这使得跨越国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问题相互联系，使这些问题相互加剧。也门的战争便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有组织犯罪、城市暴力和家庭暴力

如今，犯罪杀死的人数超过武装冲突杀死的人数。2017 年，全世界有近 5 亿人在凶杀案中丧生，远远超过在爆发的武装冲突中死亡的 89 000 人和在恐怖袭击中死亡的 19 000 人。如果凶杀率继续以目前 4% 的速度攀升，那么，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1(“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暴力和相关的死亡率”)将无法实现。

有组织犯罪和帮派暴力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美洲国家的凶杀率最高，与其他地区的凶杀率差距很大，占全球凶杀总数的 37%，而该地区仅占世界人口的 13%。政治不稳定导致有组织犯罪，包括对警察、妇女、记者和移民的有针对性的袭击。同时，政治暴力不再只影响低收入国家。在过去的 15 年中，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直接生活在重大政治暴力的环境中或周边地区。

对于妇女和女童来说，家庭仍然是最危险的地方。2017 年，约 58% 的女性凶杀案是由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实施的，高于 2012 年的 47%。妇女遭受杀害的可能性最大，这往往是厌女主义信仰、不平等和依赖的结果，这些现象在全球持续存在，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暴力极端主义

虽然恐怖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其影响近年来一直在减弱。在全球范围内，2018年归因于恐怖主义的死亡人数[连续第三年下降](#)，降至不到 19 000 人。随着各国政府加强反恐努力、区域和国际协调以及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计划，袭击的致命程度已经降低。2017 年，五分之一的恐怖袭击未获成功，而 2014 年这一比例仅略高于 12%。

冲突仍然是恐怖主义的主要驱动力，99%以上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发生在暴力冲突或政治恐怖程度高的国家。大多数致命袭击发生在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亚、索马里和叙利亚首当其冲。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社会异化、缺乏经济机会和国家卷入外部冲突是导致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因素。在西欧，过去几年[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但事件数量有所增加。在过去 20 年中，西欧和北美的极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或反穆斯林信仰发动的袭击数量增幅可观。这两个地区的事件数量从 2002 年的 3 起增加到 2017 年的 59 起，社交媒体在传播仇外言论和煽动暴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新技术

技术进步正在改变冲突的发生方式。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将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主要作用，改变来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威胁性质。人工智能的使用正在增强网络、实体和生物袭击，使这些袭击更加准确，同时也更难以归咎袭击者。人工智能还通过减少甚至消除对人力、专业知识、旅行或昂贵机器的需求来促进袭击，使袭击手段变得更加普及，即使是对所谓的“孤狼”或小团体来说。

人工智能和 3D 打印的进步可以通过自动化开发和生产武器以及开发武器的系统来促进[生物袭击](#)。生物袭击试图使用有毒物质或广泛传播疾病来伤害或杀死人类、牲畜和农作物。现有的生物程序和数据也面临着网络袭击的威胁。

人工智能还使致命性自主武器成为可能，尽管[全球普遍反对](#)开放这类武器。这类武器在没有人类指导的情况下识别和袭击特定目标，从而将对生死的责任从人类道德系统转移到缺乏同情心和伦理准则的复杂的数据系统。当自动武器杀死一个人时，谁应该受到责备？[联合国秘书长](#)呼吁通过国际法禁止完全自主的武器，[许多国家也提出同样的呼吁](#)。

恶意行为者还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支持的深度学习来创造“深度假象”，试图创造出看似真实的画面来表现人们说出他们从未说过的话。深度假象可能会助长错误信息，分裂和政治动乱。

网络袭击也许是当今最普遍的威胁。与 2018 年下半年相比，[2019 年上半年的网络袭击数量翻了一番](#)，大多数袭击目标是制造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教育机构。关键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尤其面临风险，因为恶意行为者试图将目标对准机场控制塔、核电站、医院和水坝。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现了一百多起可能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网络事件。这类袭击将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

其他新的和新兴的数字技术也在帮助非国家行为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今，极端组织通过互联网前所未有地接触到公众，这使得招募、煽动和宣传以及购买武器和不受管制的资金转移更加行之有效。人工智能的进步也为警察和反情报机构提供了新的工具和预防策略，以更好地防止袭击和识别行为者。但预防性警务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包括内在的种族和宗教偏见，这可能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激进化。

核威胁

当下，我们正在目睹国际军备控制架构的瓦解，以及已有军备控制协议的逐步倒退。几十年来，这些协议使全球保持稳定、克制和透明。特别是核武器的继续存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虽然核武器数量从冷战时期的 60 000 多件下降到如今约 14 000 件，但现在有更多的国家可以获得核武器，同时，有核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变得紧张，关于裁军的速度和规模上的分歧也變得越来越大。

当《中程核力量条约》于 2019 年 8 月终止时，联合国秘书长对失去“核战争的宝贵刹车机制”表示遗憾。新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新的《裁武条约》) 面临类似的消亡。彻底消除核武器仍然可以实现，但这将需要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做出新的承诺。[秘书长呼吁各国](#)重新致力于讨论尚未达成的和当前的军备控制协议。

展望未来

1945 年，当世界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中惊醒时，联合国的成立主要是作为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工具。虽然今天的世界总的来说更加安全，但威胁的性质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新的和更复杂的威胁需要富有想象力和大胆的应对措施，并需要加强会员国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还必须跨越机构边界，以便政治、人权和发展伙伴能够协同合作。

详情请阅

[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8 年《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9 年《凶杀案全球研究报告》](#)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2018 年《和平之路》](#)

[数字相互依存的时代：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的报告](#)

[2018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